



我不常撒谎，却从未诚实。

子'儿° 8

尹丽川◎著

兰地
LAND
制造

子'71°8-

尹丽川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37°8/尹丽川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7

(兰地制造)

ISBN 7-5063-2709-0

I .3… II .尹… III .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 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9663 号

37°8

作者: 尹丽川

责任编辑: 汉 睿

装帧设计: 庞 宽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毕诚彩印厂

开本: 830×1230 1/32

字数: 140 千

印张: 7

插页: 3

印数: 001-15000

版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709-0

定价: 1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第一辑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003 | 为北京的纪念 |
| 010 | 咬着牙拼命装乖 |
| | ——我的八十年代 |
| 013 | 再无耻一点 |
| 016 | 红簋街 |
| 018 | 巴黎时间 |
| 020 | 人情芥末 |
| 023 | 大白兔牛仔褲 |
| 028 | 我的样子 |
| 031 | 一个梦 |
| 033 | 写写酒吧吧 |
| 036 | 青春是狗娘 |
| 039 | 过节要紧 |
| 041 | 似水流年 |
| 045 | 我的大学生活 |
| 050 | 机关里的抒情岁月 |
| 052 | 我的所做 |
| 054 | 剩下的时间 |
| 057 | 干 净 |

第二辑

- 061 她或者是卡特林娜·德纳芙或者不是
——关于欲望巴黎的一些碎片
- 066 何谓精神生活
——以北京为例
- 073 给低级趣味平反
- 077 小说中无法承受之政治正确
- 079 创意的批发市场
- 082 怀旧的质地
- 085 你配不配做一个诗人
- 088 丐帮和钙帮
- 091 疾走刘索拉
- 094 送艺术一块巧克力
- 099 王尔德春光乍泄
- 102 黑的变白或变不白
- 108 一个人可以自卑多少年
- 110 这个杀手太不冷
——颜峻其人其书其事
- 114 落寞的狗子、愤怒的狗子
- 117 话多的男人
- 120 她们还可以更棒
- 125 有所为有所不为
- 129 影像、纪录片、DV 及其他
- 132 苦海无边、回头无岸
——关于哈金的《等待》

第三辑

- 141 裸体是身体的另一件衣服
- 144 娜拉解放之后
- 149 比小资更情调的是文化
- 151 人性就是丧尽天良
- 154 为什么小女人总爱谈论人生
- 156 小男人与男性小人
- 159 足球与煽情
- 161 生命中无法承受之幽默
- 164 我们都爱变换角色
- 166 自杀与环保
- 168 两只耳朵一张嘴
- 171 非典时期的典型人格
- 173 长城外后海边
- 175 为什么是北京，为什么不？
- 178 了解不重要

第四辑

- 183 卑贱的极端之美
——抑郁的电影天才卡拉克斯
- 187 形式主义：一头骡子告诉我们的
——谈法国导演罗贝尔·布莱松
- 193 以传统改造传统
- 196 小新，不遵守开裆裤的逻辑
- 198 像鸡蛋一样飞不起来了
- 201 看电影猜电影
- 204 恐怖的事情
- 206 他的美丽与哀愁
- 209 《海鲜》的滋味
- 211 谁让你成为周星驰呢？
- 213 看过花样年华吗？
- 215 谁敢拍西门吹雪？
- 219 英雄和本色

第一辑

第一辑

你一定感觉得到
你虔诚的勇敢的表情
就像一块油漆未干的牌子
谁都想在上面
按一个手印

为北京的纪念

像所有古老庞大的城市一样，北京是一座有秘密的城，也是一座虚构的城，内部早已分崩离析。城中心是一片空地，一堆旗杆和上方飘扬的布匹，几幅人物油画，一些白字镶在两块红匾上，一座动画片里孙悟空变出的城楼，几条大家称为桥的石头砌成的通道，少量的植物，一大片乌灰的天空。中间横穿了一条宽得没边儿的、只能叫做街的路，街上没命地、以一分钟九十九次的频率穿越着令我们心悦诚服的现代宝贝，一种叫汽车的铁马。

中心的空地没有种麦子，也从未生长过植物，因此被称为广场。广场上总有很多人，他们正路过这个城市，所以一定要在城中心呆上一会儿。他们和浮云、旗杆、油画一起构成风景，被拍成许多照片，送往各种屏幕，进入无数人的眼睛和记忆。

这道风景同时被正在穿越风景的汽车们、自行车们和车里的人们瞧在眼里。这些车和人永不会在此停留。他们仅仅是路过城中心，随后奔走四方，上班，下班，谈生意，谈恋爱，离婚，通奸，杀人，跳舞。它们构成了城市生龙活虎的

运转。我们的市中心就是这样一道静物，要是你喜欢，尽可称赞它的诗情画意。要是你不喜欢，它也没妨碍着你，它反正跟你没什么关系。这道静物里似乎发生过不少事情，不过今天已经闻不出来了，一丝隐约的回音都没有。所以当我数次坐在出租车里快速经过此地的时候，我也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

我现在路过此地的机会并不多，但是从前我就住在那条宽得没边儿的、名唤长安街的街边上。那时候长安街还很清静，冬天的雪花在昏黄的路灯灯光里慢慢落下，地面积雪上移动着行人斜长的身影。人们穿着深色的厚重的衣服，脸上的表情一律带着八十年代初的稚嫩和漠然。我矮小孱弱，穿着棉袄棉裤，沿一条冻僵的河，顶着北风，踏雪前行。穿过长安街的时候，棉鞋沾满泥水，脚趾湿透，刚由麻木转为疼痛。街边新起了两幢高楼，大人们对此曾神秘地指指点点。从他们的表情和只言片语中我得知这叫高干楼，一些不敢想象的头头脑脑住在其中。

现在，那些楼已异常破旧，呈现出湿抹布的颜色和傻味儿。

我家是1980年从贵州迁来的。按照当时的户籍制，贵州人一辈子只能生活在贵州。父亲是一介文弱书生，“文革”被发配到贵州大学教书，没有丝毫的背景、关系和钱。父亲生性清高，从不求人，亦少与人交往，崇尚君子之道。但为了带我们进京，天知道他跑了多少路，折了多少腰。我们的行李除了母亲收拾的一切破烂家什，还有两百斤大米。据说北京的米贵。爸爸、妈妈和我住在一间九平方米的平房，两

个哥哥住在男生集体宿舍。我们都很满意，小心翼翼，对未来满怀希望，比如骑上自行车。几年后，我家买了两辆自行车。中学时代冬天的早晨，我穿着毛衣毛裤，沿同一条冻僵的河，骑车顶风前行。风有时猛然灌到嘴里和眼睛里，喘不过气，还流泪。腿酸痛着，再也蹬不动，我看不见前面有什么，生不如死，我偶尔闪过这样的念头。这时候，母亲在家里仔细地数着花生米，分成五份。

父母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留在此地。他们坚信，我们必须在这个城市挺住，才会过上体面的日子。城市大得没有边际，神秘之极，因为我们跟它还没什么关系。

十年之后，父亲熬成教授，母亲熬成处长，两个哥哥熬成大学生，我们住进了楼房，有了自家的厕所。我不必再和几十个女人一起洗澡。新家在丰台区，二环以外方庄小区一幢后来我们才觉出丑陋的楼。十三层。我和两个哥哥站在窗前，激动地面对一片陌生的风景。我们从未从高处看过这个城市，简直可以说成俯瞰。它欣欣向荣，高低错落有致，一派大都市气象，和明信片一模一样。正是十一，城中心升起了焰火，遥远而明亮，我第一次看见它。我们离城中心远了，却站得比从前高，高得可以看见焰火，那么真切，转瞬即逝的真切。

丰台区。良民是小商小贩小偷和工人，刁民死在白纸黑字的法院布告上，一笔红钩注销。形形色色的乞丐，车夫，蹲在街头的中年男子一脸病容，少年们无所事事、只好面露凶光，肥胖的女人肌肉呆滞……正被踢下火车的外来妹，刚被暴打一顿的穷学生，住惯了低矮的屋檐、不得不驼背的老

头……洗菜水泼了一地，一条菜青虫湿漉漉地打滚……工厂的废气傻乎乎地冒着，和白云绞成一团……街道肮脏，房屋破旧，学校里，老师比学生更灰头土脸。说起西城区，他们表示不屑一顾，口气强硬，眼神自卑。校门口有个女人每天卖出几百个肉包子，她的女儿是我的同学，一个长得贼眉鼠眼，脸像包子一样泛油光的女生。靠着包子，此女生在班里颇有些地位，她得意洋洋地吞咽着免费包子，她知道她这辈子也不过在街头卖些包子。

与此同时，我家所在的方庄小区，作为当年北京市重点兴建的最大的住宅区，自立门户地建设得有声有色。饭馆、歌厅、俱乐部、超市、邮局、商场、发廊……幼儿园被建成金字塔形，漆成青色和粉色，像卡通片一样貌似天真。垃圾桶除了无辜的丑熊猫，也有较为可爱的蘑菇和鸭子……隔街相望，丰台区的原有居民对这一切熟视无睹。他们一如以往地在街头卖菜、买菜，超市毕竟离得有些远，一生反正也去不了几次邮局。没什么可复印的文件，剃头有下岗大叔，按摩有外来妹粗糙但还鲜嫩的手指。

高三快毕业的时候，有一个中午，班里没什么人。我正专心吃着带来的午饭，挑着瘦肉，满嘴油腻。邻座的男生，样子憨憨的，很紧张地、严肃地叫我：尹丽川。

啊？

那个……做我女朋友吧！我找好工作了，合资工厂，效益很好的……将来，我们会分到一套房子……

北京四四方方，譬如麻将，东西南北中。丰台区位于南城。我们原先住在西城。西城有宽阔干净的街，高干楼，端

庄的研究所和花园。我在西城一直觉得自己是外乡人，直到我们搬到了丰台区。我开始以北京人自居，甚至怀念起北京了。北京是什么？北京是一种生活，起码比目前的生活美好，全家人都在朝着心中的北京努力。丰台不一定是北京，丰台可以是任何地方，可以是我们居住过的偏远山区，可以是非洲某国，可以是纽约贫民窟。如果这里就是北京，爸爸妈妈不会费那么多气力跑来。这里的穷人，身处伟大首都，再也无处可走，没有其他更令人幻想的别处，只能在原地烂掉。当我们还住在遥远的山区，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，只有比山区好一百倍的地方，才配称为北京。

这些少年时代的想法，今天看上去真没什么意思。多年来我总是试图了解一些空洞而庞大的名词，试图给它们一个解释。比如中国、北京、城市、首都、人民、爱情、性交、勇敢、信任、自由、理想、男人……每当我自以为接近了它们，总会付出自以为是的代价。你以为它们简单，它们就露出复杂的狰狞，你以为它们复杂，它们就一派天真和无辜。虚虚实实，若即若离，跟咱们又臭又长的文化一样，净装孙子。

有个男人悄悄俯身在我耳边说：你知道吗，中国……其实……不存在……这是一场误会……

他说了很多理由，他的观点清澈离奇，他为人大方友善，他还喜欢聊电影，写过两个很牛B的剧本。他在去年夏天，精神病发作，被强制送往医院，不知所终。

他是最熟悉的法国人里第二个疯掉的。他在巴黎好端端地过了三十年，或许留下病根，但总是没疯，没曾想在北京犯了病。

“北京怎么能变成这样？不可爱，一点都不可爱了……我要去四川乡下……”他喜欢这么喃喃自语。

交代一句，他来北京是为了寻找一些理想，一些纯朴友爱、高尚广博的理想。刻薄点说，不疯掉才怪。

再交代一句，第一个疯掉的法国人是我的男友。他也许受够了我用北京逻辑跟他争辩巴黎是非。男友疯疯癫癫后，我就离开了法国，彻底回到北京。那是1999年的事了。

北京……不存在……这都是一场误会……

我这么想之后，一阵轻松。没什么比跟名词作对更累人的了。

北京。我在这个城市住得越久，越觉得它可疑。很多地方我们从来不去，就像很多地方我们天天都去，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没资格去。它分成一个个群落，从不是一个整体。二环沿线经常出现这样的景色，东边是饭店写字楼银行商厦，西边是坑坑洼洼的平房。北京的老市民们端着板凳坐在自家门前的小马路边，直到小马路被坐成二环路，他们的年华逝去，姿态未改。当我坐在出租车里匆匆而过，就像坐在火车上，路过铁道边那些永不会相识的人们。

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贫富问题。群落们自给自足，自说自话，因为共居同一块地盘而隔离得更远。自然，所有的大城市都分成区域和角落，但没有像北京这般杂乱，这般安然地和平共处的。我一开始以南城、西城、北城、东城来划分，现在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儿。北京特色就是东中有西，南中有北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他。在希尔顿饭店华贵的背面，一百米远处就是一片荒地，有白羊在吃草；在和平里一片破烂

泥泞的贫民区，猛然就冒出高尚挺拔的外交公寓，互为风景。就像动物园里的老虎碰见鸵鸟，羚羊和豺狼隔网而治，非洲象和北极熊面面相觑，尼泊尔的神鹰和谄媚的中式鹦鹉无话可说。

地上的，地下的，初级阶段的，西半球的，封建的，后现代的……中关村的人不听摇滚，五道口的孩子还在砸琴，朝阳区的摇滚系上领带、登堂入室……北京的虚幻，不光是空间上的扑朔迷离，更是时间上的交错——人们处于不同的时间段，生活在不同的年代。

我念大学时住在三环路旁，如今自己租房住到了四环沿线。我与这个城市共度的年头越久，我离它的中心就越远，仿佛圆形赌盘旋转中被离心力甩到边缘的骰子。不过，我总算是一颗心甘情愿的骰子。中心是静止的、空洞的，而我越来越与中心无关。越来越多的人心甘情愿地住到了郊外，不是西方度周末意义的郊外，是明明白白的郊外。北京因此看上去越来越大，像一个氢气球，正被某个调皮的孩子吹着。它会不会无限向四周延伸、扩大，最后漫到了海边，还是会一下子被吹破，爆了。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正赶赴北京，忙着往中心挤。有人活在地下，有人活在地上，有人从地下飘到天上，有人从天上掉到地上，更多的人从地下转为地上，不少的人仍旧主动加入地下……一座空中楼阁。

所以，北京不一定存在。我这么说，是因为我将继续误会它。是因为我已爱上了它。



咬着牙拼命装乖

——我的八十年代

后来，听一些父兄辈人物回忆他们的八十年代，说那时候惊涛骇浪，激情汹涌。这些事情我当时又怎么能想到呢。

当时我只是小人儿一个。1980年来到北京，我七岁。1990年我十七岁。八十年代是我的少年时光，八十年代是一个叫首都的地方。八十年代那么大那么漫长，过不完似的；可一过八九年就加了速。八十年代是一只正在启动的轮子。没发动前，大家都盯住它看，希望它跑起来；它终于跑起来。跑。愈来愈快，却停不下来。谁说没有人后悔。

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匮乏，良民们不得不过着大体相同的日子。所谓的“老三件”、“新三件”，可笑又可怜的并非这些东西本身的微不足道，而是它们成为了统一的衡量标准，成为了大多数家庭被统一的梦想。

过着相似的日子不可怕，做着相似的梦就很可怕了。八十年代是集体梦想个体化和独立化的过程。有的人先行一步，有的人紧随其后，有的人至今习惯模仿和窃取他人的梦。